

第二十二章 皇后的盤算

傍晚時便到了皇覺寺山下，寺廟依山而建，飛揚斗拱於半山之上，朱牆碧瓦分外漂亮。

坐著小轎上山徑，直入了寺廟。住持得知是太子前來，急忙出來迎接。

黃昏景色好，司徒珽帶了唐蕊一起在主殿禮佛上香，在寺裡逛了逛，便在住持安排的禪房裡用膳。

司徒珽坐在蒲團上，唐蕊坐他對面，可憐田廣只能立在一旁。

唐蕊瞧著送上來的素齋的確做得精緻，她原先在太后身邊照顧，大約也知道些菜名，便指著桌上的素齋道：「這是素燒鵝、素三鮮、錦祥雲托，這裡是四喜齋、松白玉、釀糖藕……」

司徒珽輕笑道：「妳倒知道得清楚。」

田廣在一旁添嘴，「看著雖素，卻香得引人饞嘴呢！」說罷，他還舔了舔嘴唇。

唐蕊笑道：「舍人怕是餓了，我方才聽著什麼咕咕響呢。」

「那可不，掌事和殿下都是坐轎子上來的，可憐我爬上來的，那可不肚子早空了。」不只空著，還要站著看他們兩人吃，多心酸啊！

司徒珽揮揮手。「去吧！省得在此囉唆。」

田廣大喜，一面退下一面說：「小的也不想在這裡討嫌呢，這就走啦！」說罷，一溜煙的跑了。

唐蕊曉得隔壁也備著素齋給他們這些下人吃，他就等著殿下這句話了。

「嚐一嚐。」司徒珽夾了菜到她碗中。

唐蕊嚐了嚐，味道果然鮮美，還多了幾分清香，她不由得讚道：「果然好手藝。」出來逛一逛，山風清新，無論是心情還是胃口都好了許多。

司徒珽看她吃得香甜，唇角微翹，自己嚐了點釀糖藕，也覺得滋味不錯，他道：「倘若孤不是太子，就同妳一起如同平常夫妻一樣，早上起床讀書、務農，午間做飯、休息，晚間吃吃素菜，看看風景，也是不錯的。」

唐蕊聽得心中一動，抬眼看他，只見他雙目如墨的瞅著自己，輕聲道：「殿下說的沒錯，不過殿下必定是殿下，有些事情是改變不了的。」

他一笑，戲謔的問道：「若是我只是一個庶人，妳還願意同我一起吃飯、一起睡覺、一起生孩子嗎？」

唐蕊臉上一紅，這話又不知道拐到哪裡去了，也沒半點正形，她拿筷子夾了菜到他碗中，「我只知道，殿下現在應該食不言寢不語，好好吃飯。」

「那可不。」他搖搖手中的筷子，「我得聽到個答案，否則我可吃不下。這朝堂風雲詭譎，倘若有朝一日這太子做不成，回鄉時連個娘子都拐不到，豈不是太虧？」

唐蕊哭笑不得，就他還回鄉呢，他的家鄉可不就在京城這皇宮裡。

她無可奈何，忍著羞澀低聲道：「殿下儘管放心，不管將來是太子還是庶人，便是在路邊乞討，我也在你身邊做個乞丐婆。」

司徒珽先是一怔，隨即有些嫌棄地道：「乞丐婆也忒髒了些。」

唐蕊有些無語。

飯畢，有人收拾了碗筷下去，禪房位於半山腰，打開窗扇，涼爽的山風徐徐吹來，人不像是在人間，倒像是在天上。

唐蕊立在窗扇前看那翠綠的山巒起伏，莽莽蒼蒼，倒覺得心胸都開闊了，洗滌了心中的一股濁氣。

「美景怎可一人獨賞？」

她聽到司徒珽在耳後說著，他的雙手已經從後面攬著她的纖細腰肢，身子緊貼著她，將她環在身前。

她靜靜地依偎著他，感受著清風拂面，前有無限風景，後有溫暖依靠，此刻，她只覺得心安。

他亦抬頭看向遠處山巒，心道，便是外頭刀劍相加冰霜凜冽，此處有她，足矣。

一時靜默，只聽得山林間鳥鳴清脆，該是倦鳥歸巢的時候，除卻鳥聲，唯有風吹樹葉沙沙作響。

她聽他在耳畔輕道：「歲月靜好，只望生生歡顏。」

隔日是趙皇后的壽辰，往年倒也算是熱鬧，今年她有些意興闌珊，同太子鬧翻，到現在太子也沒前來賠罪，叫她心裡不安，若今日太子還是不來，她就得好好考慮考慮後頭該怎麼辦，趙家該怎麼辦。

沈清韻替皇后選了富麗喜慶的繡鳳紋百福腰帶，捧到她的跟前，卻瞧著皇后臉色不好，陪笑道：「娘娘今兒戴這件百福腰帶吧，彩頭好，吉祥如意呢。今兒一早妙言姑娘便進宮了，說要給娘娘一個驚喜呢。」

趙皇后勉強彎起一絲笑意，眼底卻也沒見多少神采。沈清韻看她這樣也不敢多言。

這時，婁嬾嬾急急的進來稟道：「娘娘，這下真出大事了！」

趙皇后眉尖一蹙，問：「什麼事慌慌張張的，本宮在宮中多年，什麼風浪沒見過，值得這般鬧嚷？」

婁嬋嬋抹了一把額頭的汗，道：「太子在大理寺審案子，說要提審康郡王，現在大理寺的官差已經去了郡王府了！」

趙皇后驀然站了起來，廣袖一下子帶翻了紫檀几上的茶杯，旁邊的小宮女急忙上前收拾。

「妳說什麼？」趙皇后滿臉驚詫，「真的？」

婁嬋嬋連忙道：「哪還有假！是外頭咱們的人傳進來的消息，奴婢跟出宮的太監也打聽過了，確有其事。您瞧瞧這事情鬧的……」她連連搓手。

「妳急什麼？」趙皇后突然笑了，立在窗邊看著宮院裡頭的石榴花，入了夏，那花兒開得越發鮮豔了，「本宮倒是沒想到太子還有這樣的氣性，身子剛好，脾氣倒是越發的大了。先是不將我這母后看在眼裡，如今又要提審他兄弟。到底是骨肉親兄弟，本宮倒是想知道，陛下聽到這消息該是怎麼想。」

婁嬋嬋聽著皇后娘娘這口氣是對太子頗為不滿，但畢竟是太子，是趙家未來的倚仗，出了這麼大的事情也不能不關心。

「可說了是什麼罪名？」趙皇后轉頭看她。

婁嬋嬋忙湊到她跟前，低聲在她耳畔說了幾句。

沈清韻在一旁十分好奇，豎著耳朵聽，聽到逼和女兩字，心裡大吃了一驚。

趙皇后聽罷愣了一愣，不由得臉色微變。「這罪名……關係到皇家的顏面，若是真的成立，怕那康郡王吃不了兜著走。」

她沉默的望著樹梢上的石榴花，初夏的陽光如碎金般灑在紅豔花朵上，似乎昨晚下了小雨，映得花兒上的水珠晶瑩剔透。

良久，她嘆了一聲，「兒大不由娘啊！」

這麼大的事，太子竟都沒知會她一聲。那康郡王勾結信郡王在朝中亦是經營良久，勢力不可小覷，兩兄弟若真要鬥起來，鹿死誰手還不好說。

「娘娘，東宮的舍人來送賀禮了！」外頭女官稟道。

趙皇后一愣，道：「傳。」

田廣打前，後面跟著兩個大太監抬著一個碩大的紅豔禮盒。

到了玉階前，他一骨碌跪下，叩頭道：「娘娘千歲千千歲，小的奉了太子殿下的命令前來送上賀禮，祝願娘娘松鶴延年，年年有今日，歲歲有今朝！」

趙皇后打量著下頭跪著的田廣，這小子的確是太子身邊的心腹小廝，打小伺候著太子長大的。

她手指輕敲几面，不動聲色的問：「玨兒怎地不過來，而是叫你過來給本宮拜壽？」

田廣聽著這話，辨不出喜怒，連忙解釋道：「殿下本是要來的，可是被大理寺的事情困著，正審著案子，這案子關係到皇家的顏面，因此不敢怠慢。殿下說了，

娘娘壽辰是大事，耽誤不得。小的先來送禮，今日太子晚間得空便親自過來給娘娘祝賀。」

趙皇后臉色稍有緩和，「你起來吧，太子也算有心。」她瞧著那大禮盒，也不曉得裡頭裝的是什麼。「他送的什麼呀？」

田廣連忙爬起來，叫太監開了盒子，只見盒中之物流光溢彩，喜慶可人，正是一座高大的紅珊瑚觀音坐像，真是寶相尊嚴。

趙皇后一喜，扶著婁嬪的手下了玉階，到了這珊瑚跟前，輕輕撫摸，只覺得在初夏天氣，這珊瑚卻清涼沁膚，光滑油亮，雕工精緻，最難得的是，哪裡去找這麼一大塊珊瑚呢？她近兩年開始禮佛，最愛這些佛像觀音之類的東西，覺得吉祥。

田廣看她高興，忙道：「稟娘娘，這珊瑚是殿下上個月就開始到處尋找的，您可不知道，殿下親自四處去看，花了整一個月的時間，直到今兒才總算找到滿意的。殿下說了，只要娘娘喜歡，費多大力氣都不在乎的。」

婁嬪在一旁捂嘴笑道：「太子用你這樣的人，也是用對了，瞧著這嘴可真是伶俐。」

田廣摸著頭嘿嘿的笑。

趙皇后臉上露出笑意，滿意的說：「後殿正缺這麼一座觀音，正好擺在那兒。本宮瞧著是太子送的，心裡也高興。」她轉頭又對田廣說：「太子這份心意，本宮曉得了，晚間若是得空，便過來吃個晚膳吧。」

「小的得令。」田廣應了一聲，領著兩名太監又退下了。

趙皇后的心情好了許多。太子嘴上不說，卻用行動表明了一切，光是這份禮物，便送到她心坎上了。這樣的孩子，她覺得不應該是白眼狼。

婁嬪歡喜的說：「這下可好了，正如老奴之前說的，太子殿下只是被女色迷了，哪裡就不孝順了？到底是娘娘膝下長大的，能如此決絕嗎？」

趙皇后笑道：「將這觀音抬到後殿去，好生的供起來。」

按照規矩，每年壽辰陛下會賞賜許多東西，宮裡頭要辦一場家宴。

果然隔一會兒便有太監抬著昭帝賞賜的物品送過來，趙皇后看了一眼便叫人收拾進了殿裡。她冷冷的想著，陛下的心不在這兒，光送東西來有什麼用？

沒多久，御膳房的掌膳便過來問今日宴席情況，趙皇后吩咐一應按照往年的規矩辦。

外間趙妙言捧著一大捧花興匆匆的進來，以鮮花做禮獻給了趙皇后，趙皇后高興的收了。

趙皇后坐在金座上，想到等會兒該有妃嬪過來送禮祝賀，便轉頭問婁嬪，「昨兒個陛下在哪兒？」

婁嬪道：「在唐美人那兒呢。」

這話叫她想起了東宮那個新封了太子良娣的女官，她陰冷的眯起了眼，道：「唐家如今了不得了，姊妹倆合力蠱惑陛下和太子，一同作妖。本宮就不信，以本宮的勢力，治不了這兩人！」緊接著她又問：「那良娣叫什麼來著？」

婁嬋嬋忙道：「叫唐蕊。」

「對！就是那個名字。好一個凝、蕊，」她眼底放出陰鷲的光，「本宮倒要瞧瞧，這開得正好的花蕊兒、凝露兒，到底能到幾時！」她撚著鮮嫩的花朵兒，片刻，便落了一地的花瓣蕊兒。

趙妙言道：「我方才來的時候，看到幾個妃嬪往這裡來呢，該是給姑母拜壽的。」

趙皇后眉梢一挑，淡淡的道：「今日等的就是她們！」

鳳華宮宮門大開，宮中有品階的妃嬪紛紛前來拜壽獻禮。

唐語凝到的時候，瞧著榮升昭儀的沈清芳已經來了，她穿著一身華麗的淡紫色煙羅紗，雲髻高聳，滿身珠翠，清貴逼人，正坐在皇后左手邊笑吟吟的喝茶。

唐語凝瞥了沈昭儀一眼，又低頭看看自己身上的普通錦衣，心裡彷彿被揪住一般。雖然陛下如今漸漸開始再度寵愛她，可是礙著原先的錯，她也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恢復到貴人的位置，穿上一件煙羅紗。

沈清芳也看了她一眼，嘴角浮起一絲淡淡冷意，道：「今兒大夥兒一早便來給皇后娘娘祝壽，唐美人倒是姍姍來遲啊。」

她說這話時特意咬重了「美人」兩個字，聽得唐語凝臉上微紅。她從貴人降到美人，最厭煩人提到這兩個字。

唐語凝深吸一口氣，擠出笑臉對趙皇后說：「臣妾因準備賀禮來遲，還請娘娘恕罪。」照她從前的脾氣，必定當面頂了沈清芳回去。如今被人教訓了，曉得忍辱負重的要緊。

趙皇后看她如今倒是學乖了，問：「送的什麼？拿過來給本宮看看。」

唐語凝連忙捧著紅色的錦盒送上去，婁嬋嬋接過東西送到了趙皇后跟前，趙皇后打開一看，哂笑了一聲，便闔上了。

沈清韻伺候在趙皇后身旁，看得清楚，捂嘴笑道：「娘娘今兒這金壽桃都收了四、五個了，不過呢，個個都是唐美人這桃子的兩倍大呢。」

話音一落，來賀喜的嬪妃一個個捂嘴笑了起來。

唐語凝聽著那哄笑聲，羞得面紅耳赤。

趙皇后嗔道：「唐家又不是高門，能出得起這小桃子已經是不容易，妳這丫頭這麼說話，叫唐美人以後如何出門見人？」

沈清韻笑道：「是奴婢的不是了。唐美人下次可記住了，別人送桃，妳也送桃，若是要不叫人笑話，那得早早的來，偷偷的來，趁著夜黑風高才好啊。」

她這話音落下，又惹得滿堂眾人哄堂大笑，不但各個嬪妃笑得前仰後合，連侍

立在一邊的宮女太監也憋得臉兒扭曲。

唯有唐語凝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，她睨了沈清韻一眼，心裡恨得咬牙切齒。這姊妹倆一唱一和，今兒就是不叫她好過。

趙皇后對著沈清韻笑道：「瞧妳這丫頭的促狹勁兒，不過妳這話，倒是叫大家都笑了一場，算妳無罪。唐美人不要擱在心上，在一旁坐著吧。」

唐語凝鬆了一口氣，趕緊要坐下來，可是放眼一看，趙皇后設的座上竟個個有人，這叫她坐哪裡？

婁嬋嬋假惺惺的陪笑道：「沒想到今兒來的人多，宮裡頭的凳子都不夠了，正叫小太監去別殿搬呢，沒搬來前，唐美人還是站著吧。」

唐語凝無奈，只得跟宮女一般找個位置站著。

沈清芳說：「婁嬋嬋不必擔心，那唐美人在宮裡頭關了幾個月，如今好不容易靠著她妹子出了宮，怕是禁足時坐得太多，如今站站也是無妨的。」

唐語凝緊緊攥著雙手，氣得手臂都開始打顫。

沈清芳瞧著她氣成那樣也不敢吭一聲，得意一笑，對皇后道：「娘娘，臣妾覺得今兒外頭的鶻鶻好安靜呢！」

趙皇后笑嗔道：「又胡說，這宮裡頭哪裡來的鶻鶻？」

沈清芳笑著說：「方才還瞧見一隻來，這會兒怕是縮著腦袋躲起來了。」

唐語凝垂著頭，牙齒咬得咯咯響

「像鶻鶻那般蠢物，該是宴席上的菜品，妳怕是餓了，待會兒便有紅燒鶻鶻，本宮賞妳！」趙皇后滿臉笑容的說。

沈清芳大喜。「多謝娘娘。」她看了垂頭沉默的唐語凝一眼，心裡得意極了。唐語凝當初趾高氣揚、目中無人的時候，可沒想到自己也有被嘲諷奚落、顏面喪盡的一天！只可惜這唐語凝如今變成了慫包，倒叫她少了借題發揮的機會。

趙皇后瞧著唐語凝一再隱忍，被人笑了好幾回不敢吭聲，便也懶得再拿她開刀，瞧著日頭也差不多到了中午，她在後花園設了宴席，招呼來賀壽的妃嬪們一起吃了個午宴。

宴席期間，昭帝過來出現了一下，便匆匆走了。

趙皇后瞧著他那神色，怕也正為了太子跟康郡王的事情在懊惱呢。

宴席過了，午休時趙皇后叫人傳了國舅趙成瑞。

趙成瑞三十多歲年紀，長相老成持重，任正一品右相，身著紫色官服，匆匆而來，道：「娘娘不召微臣，微臣正要求見娘娘呢。」

「那案子怎麼樣了？」

趙成瑞蹙眉道：「太子大理寺提審，康郡王占地又強逼民女已有實證，微臣過來，是想問問娘娘，咱們到底要不要出手？」

皇后跟太子鬧翻的事情他是知道的，太子到底還算不算自己人，他亦是猶豫。趙皇后思索片刻，「若是你此時出手，勝算如何？」

趙成瑞比出一個手勢，「八成把握，郡王倒楣。」

「那還猶豫什麼？」趙皇后道，「如今咱們已無後路，若不趁著這個大好機會將障礙剷除，下次不知道還要等到何時。這事情，你要辦得乾淨俐落，既要助力太子，又不能做得太明顯，不要讓陛下覺得咱們趙家是在結黨營私。」

趙成瑞立即點頭，「微臣知道了，這就去辦。」他正轉身要走，似乎想起什麼事，回身低聲說道：「妙言年紀不小了，婚事不能再拖。」

趙皇后淡淡一笑，「你放心，此事一了，我就辦妙言的事兒。咱們一家人，我還能虧待了姪女去？」

趙成瑞這才安心的離開。

金座之上，趙皇后握著金玉把手，看著這金碧輝煌的殿堂，她在這宮中待了幾十年，鬥了幾十年，憑著鐵血手腕穩穩坐到如今。於太子，於後宮，她絕不容許有不能掌控的人和事！

正所謂將欲取之，必固予之，她要趁著這機會把妙言塞給太子，既然要他承她的情，自然要先施恩給他。

康郡王倒臺時，正是妙言入東宮之時！而當妙言入了東宮，那小女官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。

第二十三章 太子緝拿康郡王

「啊啾！」桃花居裡，唐蕊正在澆花，這麼熱的天氣，竟覺得背脊涼颼颼。

「啊啾！」她又打了個噴嚏。

巧香眼珠子一轉，立即道：「這暑天裡打噴嚏，莫不是有人在後面罵掌事？」

唐蕊回頭看了她一眼，笑了笑，「淨胡說了。」

今日太子在大理寺一天了，也不見回來，想必案子緊急了，方才她已經派了採買小太監永福去大理寺悄悄的打聽消息，這會兒應該回來了。

她剛想到這兒，便聽到桃花居門口有人在高聲道：「掌事！掌事！」

唐蕊立即擱下水壺到了門口，果然是永福回來了，他氣喘吁吁的道：「可不得了了！」

唐蕊蹙眉，道：「你別急，好生說。」

「小的方才去大理寺附近打聽，不少民眾都在外頭圍觀呢，說是太子拿郡王，個個都去看熱鬧去了。去的時候，正在審問，過了一會兒，小的就瞧見太子親自帶

了人出來，一打聽，才曉得原來是康郡王拒捕，太子要親自去請人呢！小的就趕緊回來稟告了。」

唐蕊大吃一驚。

巧香急切的道：「哎呀，這可如何是好？若是鬧起來，咱們太子殿下傷著了怎麼辦？這康郡王敢拒捕，也太太膽子了吧！」

唐蕊聽這話好笑，康郡王乃是皇上的愛子，在朝中又有權勢，同信郡王聯合起來勢力不容小覷，他若是不拒捕，乖乖的去大理寺認罪，那才不是他的做派。

她很擔心，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，恨不得自個兒就在當場。雖然她做不了什麼，但是能夠親眼瞧著，心裡怎麼說也比較踏實。

她急忙跨出了桃花居，道：「巧香、永福，你們陪我去一趟郡王府。」

兩人一聽面面相覷，巧香急忙說道：「掌事怎能不知道，女官宮女在這東宮之中，沒有太子手諭是沒法外出的。」永福是採買太監能外出，但是她們兩個又怎麼出得去？

唐蕊立即道：「無妨，我有法子。」

東宮之中是唐蕊的地盤，她立即叫人備了小轎子，同巧香兩個乘坐，永福步行跟在後頭，一路往外頭去了。

她的轎子才到宮門處，便有一雙利劍架在她的轎子前，鐵甲侍衛兇神惡煞的喝道：「如無手諭，閒雜人等不得出宮！」

那鐵甲和長劍唬得巧香一抖，她慌張的看著唐蕊，「掌事，咱們還是回去吧？」

唐蕊不動聲色地從懷中取出一樣東西，遞到了外頭，朗聲道：「太子金令！見此令如見太子！本掌事乃奉命出宮辦事！」

侍衛們瞧見那金令，立即嘩啦啦跪了一地，恭敬的齊聲道：「恭送大人出宮！」

永福不可置信的望著那枚金令，這金令可真是不得了的东西，瞧著整日裡威風赫赫的鐵甲侍衛們在他面前跪了一地，他的心情那叫一個好啊！

轎夫扛著轎子繼續前行，唐蕊緩緩將手收了回來。

巧香羨慕得雙眼圓瞪，湊過來道：「這令牌這麼好使啊？讓奴婢也摸摸唄？」

唐蕊一笑，將東西收回了懷中，「這個可不是妳能摸得的。」

出了宮門，唐蕊悄悄將簾子掀開一道小縫往外頭看，街道上似乎有兵馬調動的情況，如此看來，太子和康郡王這次真是槓起來了。她沒有想到，太子這一刀下去，竟動如此大的干戈，頓時越發擔心。

「快些！」她催促道。

轎夫加快了速度，一行人迅速往康郡王府去了。

靠近康郡王府時，已經有不少好事者在圍觀，卻一個個都被鐵甲侍衛攔在了圈

外。唐蕊沒法子，只好命轎夫將轎子停在圈外頭，掀開了轎簾子探頭去望。

郡王府府門緊閉，外頭圍了一圈大理寺帶刀官差，周邊又有東宮鐵甲侍衛守著，司徒珽騎馬當先，冷冷的看著那緊閉的金釘朱門。

「康郡王司徒安，犯下侵占民田、強逼民女姦淫致死之大罪，如今孤掌大理寺，特來提審！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，司徒安，你可知道，今日你拒捕，將會罪加一等！你若出來乖乖上堂也就罷了，如若不然，孤會令人砸開大門，抓你去大堂之上俯首認罪！」司徒珽高聲喊道，可是等了一會兒，府裡頭半點動靜也沒有，他蹙起眉頭，手一揚，「來人，上大鐵錘！」

差人搬來碩大的鐵錘，咚的一聲砸在朱門上。

這一聲震天動地的響聲，氣得康郡王渾身顫抖。他堂堂皇子，竟叫他如此羞辱，簡直是忍無可忍！

「別砸了！」康郡王在裡頭怒道。

朱門緩緩開啟，一隊黑甲侍衛手持長戟，氣勢洶洶的在門後排成了一排，形成人牆。

康郡王身著寶藍色錦袍立在人牆之後，指著司徒珽喝道：「司徒珽，你太過分了！我堂堂皇子，你憑什麼如囚犯般緝捕我！」

司徒珽冷笑一聲，高聲道：「憑什麼？孤倚仗的是王法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，你郡王犯法，難道就能全身而退？」

康郡王怒道：「你掌著大理寺，我若是跟你進了大理寺，還有好果子吃嗎？！屆時，本郡王無論做什麼，黑的白的，不過是你一張嘴罷了，我不去！你若想請我，咱們去父皇跟前評理去！」

司徒珽挑眉道：「荒唐！你是白的，便是白的，是黑的，便是黑的。倘若你是清白的，入大理寺你怕什麼？！」

「我沒怕！司徒珽，你分明是在公報私仇！你不過是覺得本王於你的皇位之路礙眼罷了。今日，本郡王就穩穩的坐在這院中，看你能拿我怎麼樣！」說罷，他竟當真坐到院中的太師椅上，周遭由郡王府最精英的五百府兵守著，他不走，太子能奈他何？

司徒珽眸子微眯，驀地揮手，「拿下康郡王！」

鐵甲侍衛上前拿人，府兵立即迎了上來擋住了侍衛，劍戟相抵，一場惡戰一觸即發。

「哎呀，要打起來了呀！」百姓們議論紛紛。

唐蕊隱約聽到刀槍相碰的鐵器之聲傳來，驚得心兒用力一跳，該不會真的打起來了吧？

局面一度僵持，倘若一聲令下，這郡王府怕是要血流成河，司徒珽這邊的人手

亦受創不小，只落得個兩敗俱傷。但是，這案子都未審出個結果，便血洗了郡王府，於理不合，皇上跟前也不好交代，司徒珽知道，康郡王就是依仗著這個，覺得他不敢動手。

驀地，司徒珽拔出長劍，翻身下馬。

人群之中，他身著明黃錦衣持劍而出，俊美臉容猶覆冰雪，鐵甲侍衛自動分開一條道，他一步步向著郡王府邁去。

跨過了高大的門檻，鐵甲侍衛為他讓開了一條路，康郡王府府兵瞧著是太子，握著鐵戟的手顫了顫，還是將鐵戟的矛尖指向了司徒珽。

他鳳眸如冰，逼視著那持戟府兵，冷冷吐出幾個字，「擋本太子者，死！」

司徒珽向前一步，持戟府兵便後退一步，他驀地以劍挑開了長戟，越過了府兵的守衛，來到康郡王眼前。

康郡王嚇得從椅子上跳起來，迅速抽出身邊侍衛的長劍，指著他道：「他們不敢傷你，你以為我會怕你嗎？！」

司徒珽以劍相指，冷笑道：「躲在人群後面的懦夫，你敢跟孤動手嗎？」

康郡王惱怒至極，一劍刺過去，司徒珽迅速閃身，接了他的劍招，兩人竟打了起來。

聽見聲響，百姓又開始議論紛紛，「裡頭真打起來了！」

唐蕊十分著急，連忙下了轎子，擠到人群裡看，可是府門口被侍衛牢牢的把守著，她什麼都看不到，只能隱約聽到有刀劍相擊之聲從裡頭傳出來。

「住手——」一道清脆的聲音響起，一匹快馬穿過人群衝到了府門口。

「什麼人？！不得亂闖！」一名鐵甲侍衛攔住了那一人一馬，高聲喝道。

響亮的啪的一聲，長鞭落下，侍衛手裡的長劍匡噹落地。

馬上的人罵道：「瞎了你的狗眼，本郡主奉了父皇手諭，親來傳旨，你也敢攔！」

鐵甲侍衛們定睛一看，那穿著天青色男式錦衣長袍的不是雲陽郡主，還能是誰？

雲陽看到院子裡兩個人果然打起來了，啐了一聲，「兩個兔崽子！」她隨即翻身下馬，順手抽了一名侍衛的長劍，撥開眾人，飛快的以長劍隔開了司徒珽和康郡王，擋在兩人中間，叫道：「別打了！有什麼事到父皇跟前去分辯，堂堂太子和郡王，當著這麼多人打打殺殺，是個什麼意思？！」

她一來，康郡王大鬨了一口氣，他已經頂不住了，他連忙道：「皇姊說的沒錯，去父皇跟前說！黑的白的，不是你太子一個人說了算！」

司徒珽收劍入鞘，冷笑道：「好，孤倒要看看，你在父皇跟前是怎麼個說法！」他一轉身，吩咐道：「將康郡王的所有罪證統統送到陛下跟前去！叫陛下好生的看一看！」

這話聽得康郡王背心一寒。太子發難得太突然，他什麼準備都沒有，幸好朝中還有信郡王，還有朝臣，還有母妃，該會替他打點些事。

聽說皇上出面了，唐蕊這才安下心來，回到東宮去等消息。

養心殿上，昭帝的臉色不好，他手裡拿著大理寺遞上來的冊子，看了一遍，氣得砸到了玉階下的康郡王跟前。

康郡王跪在階前涕淚直下，替自己辯解道：「父皇，你千萬不要聽信大理寺的片面之詞，太子掌大理寺，他是存心要陷害兒臣啊！兒臣之所以不去大理寺，就是因為怕入了他的圈套，便再也出不來了。」

昭帝冷冷的瞅了他一眼，「你的意思是，這一切都是太子捏出來的套子，你是無辜清白的？」

康郡王臉色微僵，立即叩頭，「正是如此！求父皇明察！」

司徒珽立在一旁冷笑了一聲，對田廣吩咐道：「去叫大理寺的人送上證供和血書。」

一件件證供送上來，康郡王看得目瞪口呆，有原告許慎所在的許家村村民的手指印，還有許慎的血書。當提了許慎到場時，他當前哭喊冤枉，在階前磕得頭破血流。

昭帝看著那血書，手微微顫抖，眼眸如冰一般望著康郡王，「為了建造一個別院，侵占百畝良田？為了一己私慾，強姦民女，這就是你說的冤枉？你堂堂郡王，把皇家的臉面頭丟盡了！」

康郡王怎麼也沒想到太子竟會弄出這樣的證據，如今鐵證如山，不容他抵賴，他立即叩頭，哭求道：「兒臣年幼無知，一時糊塗，求父皇饒恕！」

司徒珽涼涼的道：「倘若這樣的罪也能饒恕，那康郡王將來做什麼是不能饒恕的？」

康郡王的母親榮妃和支持康郡王的大臣紛紛聞訊而來，趕進了殿內，至於信郡王只敢躲在外頭，讓人打聽裡頭的情況。

榮妃上前求道：「安兒只是一時糊塗，占了幾畝地，占了個女子。但凡貴族子弟，哪幾個不做幾樁糊塗事，何況安兒還是皇子，可是有些人卻別有居心，小題大作，本是能大事化小的事情，偏偏要弄得滿西京的人都知道，不知道這人到底居心何在！」她怨恨的眸光落在司徒珽身上。

幾個老臣也跪地懇求道：「求陛下饒了康郡王，郡王爺年紀還小，正是血氣方剛之時，那農田還給那些農民便是，至於那女子，好生補償銀子給她家人就罷了。倘若因為一個小小的事鬧大斷了皇子的前程，也壞了皇家尊嚴，得不償失。」

昭帝但凡是個糊塗皇帝，聽著這些話也便罷了，偏偏他還不算糊塗得緊，且好著幾分面子，倘若這事情一開始沒鬧開也就罷了，如今鬧得西京街知巷聞，不處置康郡王，叫天下人怎麼想他這個皇帝？

他正思索著如何處置這樁事，又有人跪在了臺階下，正是言官吉鳳，他怒道：「吉鳳，你不必替郡王求情了，這次斷然是不饒的！」

吉鳳雙手捧著一本摺子，正色道：「陛下，微臣不是來替郡王求情的，微臣今日收到了密告之信，特地來向陛下稟告。」

「這個時候還遞什麼摺子！」昭帝氣惱的揉著額角。

「陛下看了就知道了。」吉鳳遞上了摺子。

當昭帝看過那摺子，頓時雙目圓瞪，「可有證物？」

吉鳳從袖中取出一樣東西，雙手奉到了昭帝跟前。

昭帝一看，登時氣得差點吐血，他緩緩的對康郡王笑道：「這是朕在你十六歲生辰時賜給你的玉帶啊，如今怎麼又回到了朕的手裡？」

康郡王一看到那玉帶，頓時嚇得雙腿一軟，癱倒在地上。

昭帝驀地抓了御案上的硯臺丟出去，咚的一下砸在康郡王的額角，登時血流如注。

「混帳東西！朕不想再看到你！罰你去皇陵守陵，沒有朕的旨意，不得回宮！」

昭帝起身要走，榮妃哭著追上去抓住他的袖子，「陛下，陛下，這到底是為何啊，罰得這樣重……」

昭帝用力一甩手，狠狠推開她，「問你的好兒子去！」他頓了頓，回頭看了司徒珽一眼，道：「你這事兒，辦得對，也不對，你也要受罰，朕罰你抄家訓一百遍，七日內交上來！」

看到癱軟在地的康郡王，司徒珽的嘴角揚起了一絲淺淺的笑意。

門外，信郡王嚇得雙腿顫抖猶如篩糠。他不敢相信這次的事情會鬧得這樣大！

殿內，身著明黃繡九蟒錦衣的少年走出，少年睨了他一眼，信郡王一抖，只覺得背心一股兒寒氣直冒。

「原來躲在這兒，怎麼不去替你的好兄弟求求情？」司徒珽譏諷道。

信郡王伸出手指，顫顫的指著他，「到底是兄弟，你……你太狠了……」說罷，他飛快的轉身拔腿就跑。

兄弟？司徒珽覺得諷刺極了，天底下可有成日裡算計手足的兄弟？

他只是找了康郡王殺人佔地的證據，想打垮康、信兩位郡王的聯盟罷了，倒沒想過讓康郡王苦哈哈的去守陵，那封讓昭帝震怒的摺子還有那條玉帶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他心底疑惑，要找到這個答案，恐怕還是要往鳳華宮去一趟。

這時，趙皇后已經在等著他了。

宮中，已經備了豐盛的晚膳。司徒珽入宮後，微笑恭喜道：「兒臣來遲，請母后恕罪！兒臣恭祝母后吉祥如意、松鶴延年。」

趙皇后微笑著叫他坐了，他來了，她便寬心，藉著這次的事兒，也算是母子的一次和解。

席間，司徒珽問起了那條玉帶。

趙皇后笑道：「你可知道你父皇最忌諱什麼？天下男人最忌諱什麼？」

司徒珽難掩詫異，「母后是說……」

「沒錯，那玉帶便是康郡王淫亂後宮的證據，這件事兒可不是本宮冤枉他，這玉帶，本宮可一直留著呢！」趙皇后笑吟吟的夾了一塊肉脯放到他的碗裡。

司徒珽卻覺得那笑容分外的陰森。言官的密信自然是趙皇后的人送上的，但後宮豈是一般成年皇子容易進的？康郡王到底是主動的還是被人設計的，很難說，不過他也是自作孽，誰叫他生性好色，膽子大到敢動後宮的女子，只是回想起這件事的前因後果，眼前這個模樣高貴的女人心機深沉，手段毒辣，著實讓人心驚。

趙皇后揚起下巴，冷笑道：「我兒的帝王之路，豈容絆腳之石？」

司徒珽看著碗中的肉脯，夾起來緩緩送入口中。

趙皇后在一旁看著，露出了歡喜的笑容。

第二十四章 好酒美人勾心醉

唐蕊在東宮擔心了一日，也不曉得宮裡頭是什麼情況。

直到月上柳梢，也不見司徒珽回來，她正要去膳房看看熱在爐子上的湯，聽到外頭有人聲，小宮女來報告，說太子回來了。

唐蕊大喜，立即往大門那兒走，就見司徒珽大跨步走了過來。

「殿下……」她滿眼的擔心。

司徒珽帶著幾分疲倦，握著她的手，溫聲道：「擔心什麼，孤不是回來了嗎？」

唐蕊忍住激動和欣喜，點了點頭。

「殿下可吃過了？」

「吃倒是吃了，卻吃得食不知味，妳如此問，是還有吃的？」

唐蕊笑道：「不如我親自去做幾個小菜，讓殿下吃點熱騰騰的？」

他的指腹撫過她的臉頰，戲謔的道：「如此甚好，美人美食美酒。」

唐蕊沒好氣的睨了他一眼，才辦了正經事又開始鬧了。

桃花居中有小廚房，唐蕊叫人端了燉好的雞湯送上來，親自入廚炒了幾樣小菜。

司徒珽坐在院中，這院中薰著香，驅除了蚊蟻，抬頭看那棵桃樹，春日滿樹桃花，如今已經變做了翠綠如蓋。

清風明月，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。

唯有這小院，關起門來，真的是清清靜靜，舒舒服服。

唐蕊還記得當初在碧落宮時他的口味，再加上晚上不宜吃得太重口味，她便揀了些時鮮的食材做了幾樣清新可口的小菜，有竹筍拌黃瓜、菱角藕丁、鮮磨青菜、蝦仁雞蛋羹。

當她端著菜出來時，卻看到司徒珽靠在桌邊支著額頭，像是睡著了。

她擱下了菜，才做好的菜若是不吃豈不是可惜，何況他方才說晚膳沒吃好，現在吃點才好睡覺呢。

她靠近，低下頭想仔細瞧瞧他是不是睡得沉了，只見他濃黑的眉斜飛，鳳眸合著烏黑的睫毛垂下，倒是顯得分外濃密。

是真疲憊了吧？白日裡那麼多事呢……

唐蕊正猶豫著該怎麼辦之際，一隻手驀地將她一下子攬了過去，嚇得她忍不住驚叫一聲。

「哈哈……」男人將她抱在身前大笑起來。

她被緊緊鎖在他懷中，耳朵貼著他的胸口，感覺到胸腔起伏。她惱極了，這又是在誑她呢？她惱火的掄起粉拳捶向他肩頭。

另一道低呼聲傳來，唐蕊轉頭看去，只見巧香手裡提著酒瓶子往後跌了一步，想來是被這副情景給驚著了。

唐蕊羞惱道：「放開我，叫人看見算什麼回事？」

司徒珽這才緩緩放開了她，嘴角仍留著一絲促狹的笑意。

巧香是來送酒的，太子爺這突然一下子真是將她嚇了一大跳，可是瞧著太子爺對待掌事這股親近，她又不禁在心裡羨慕得緊。但凡入了東宮的女子，哪個不想有太子爺的寵愛，何況太子爺長得這麼好看，可是就如錦瑟上次所做的事情一樣，太子爺的寵愛可不是哪個都有命享的，除了掌事，太子爺在別的女子跟前，那股子寒氣能凍死人。若不是她有幸跟在掌事身邊，也萬萬不敢想像尊貴清高的太子爺也有這樣頑皮的時候。

巧香趕緊回過神來，將酒擱上。

唐蕊的雙頰仍帶著淡淡的緋紅，但力持鎮定的道：「這裡無事了，妳可以回房歇息。」

巧香連忙道：「奴婢曉得，絕不會再出現了。」說罷，匆匆退下。

唐蕊哭笑不得，瞋了司徒珽一眼，「都是你，瞧你這弄的，好像咱們在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一般。」不就是吃頓飯嗎，叫整個東宮的人怎麼想她？

司徒珽絲毫不理會她的這些話，拉著她的手坐下，看著滿桌子可口的小菜，頓感胃口大開。

「什麼酒？」他打開了酒塞子聞了聞。

唐蕊回道：「是桃花釀。」

「哦？」司徒珽大感興趣，「怎麼做的？就是頭頂上這棵桃花樹？」

「可不是嘛，而且做起來也簡單，桃花、冰糖加上好的糯米酒，三個月時間便可以釀成。三月時桃花開得好，我就想著若是這一地桃花都被泥水髒了可惜，便收了花瓣釀了酒，這個時候才是第一次開封呢。」

司徒珽細細一聞，果然醞醞然有桃花的香氣，倒了一杯，啜飲一口，不由得讚道：「好酒！」

唐蕊怕他光顧著喝酒，便夾了小菜到他的碗裡，「這是時新的菱角，鮮嫩得很，正好下酒。」

司徒珽嚐了菱角，果然清嫩脆甜。

唐蕊陪著他喝了幾杯，這酒酒勁不算大，不過她酒量不算好，沒多久便有些微醺。

喝了酒，司徒珽興致來了，道：「有好酒好菜，怎麼能沒好舞？」

唐蕊酒氣上頭覺得乏力，聽他這話，不免吃了一驚，「殿下要哪個跳舞？」

她最不擅長的就是跳舞，往日在唐府裡，也有教舞的女師，嫡姊唐語凝能歌善舞，可她就是沒這個天分，學出來也不像。

司徒珽一笑，鳳眸微眯，「孤來跳。」

唐蕊驚得下巴都要掉了，他定然是醉了吧，畢竟她可從未見過他跳舞。

司徒珽脫去了杏黃外袍，身著素白錦衣，拿起擱在桌邊的佩劍，拔劍而出，只聽得寶劍如龍吟之聲，振振而響。

男人揮劍，素衣而舞，矯若游龍，翩若驚鴻，著劍如冷霜，看得人眼花繚亂。

只聽他清聲吟道：「貴逼人來不自由，龍驤鳳翥勢難收。滿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劍霜寒十四州！」

唐蕊瞧著，只見他那劍越舞越疾，劍影人影都已經分不清。她驚詫於他的劍術，在碧落宮時他只是十幾歲的少年，也未曾見過如此精深的劍術，而那劍光之中隱隱風雷之色，彷彿塞外邊關風雪呼嘯一般。

她驀地想起，是啊，他出宮之後，三年塞外軍旅生涯，自那時起，自然是生死場上走過多少次，才練成這樣的劍術。

收劍時，他烏黑的深眸凝望著她，向她伸出手，「蕊兒，過來。」

唐蕊緩緩走了過去，他驀地將她摟在胸前，低聲道：「邊關三年，唯有殺戮，才填得滿這內心的空洞。曾經，這雙手沾滿了鮮血，重來一回，孤又要劈開一道血

路。孤，如今已經成了這樣的人，妳可會害怕？」

唐蕊伏在他懷中良久，想起他在邊關定然過得很苦，只覺得一陣心疼，眼角的淚意沾濕了他的衣裳，道：「我喜歡殿下，無關殿下做過什麼事，是對的還是錯的，我喜歡的殿下，只是眼前的這個人罷了。」他做得對也好，做得錯也罷，重來一回，她不希罕這性命，只在乎同他在一起的時光。

「倘若在外人看來，孤是個冷血無情、六親不認之人呢？」他這次拿康郡王開刀，怕是之後朝中便會有這樣的言語出來了。

前世便是康、信兩郡王聯手把持朝政，他剛出碧落宮便被派到邊塞，他猶記得清楚，他大敗了蠻夷申請內調，那摺子立即便被朝堂駁回了；再後來軍餉不足，後勤不濟，害得他受了多少苦。邊關三年的苦難，都拜那兩位所賜，甚至後來歸途被襲，怕是也少不了那兩位的手段。這一次，倘若他不先發制人，難道坐等人來收拾他嗎？

只是這種種鐵血手段，他擔心蕊兒會怕，會覺得他變了，再也不是從前碧落宮中那個清清爽爽的如玉少年。

然而她卻幽幽的回道：「倘若殿下真要闖開一條血路，蕊兒就站在殿下的身邊，幫著殿下拔去這道路上的荊棘。」

她那堅定的語氣叫他心中一動，他低頭，揉著她的髮，這樣單純善良的小蕊兒，卻揚言要幫他拔去道路上的荊棘呢，他不由得輕輕的笑了。

「妳看著便罷，最要緊的是幫著孤多生幾個孩子，開枝散葉，到時候滿皇宮都是孤的兒子女兒，這大祈朝怕不是就這麼給妳占了，那些荊棘算得什麼？」

唐蕊一聽這話，惱得又要捶他，才說幾句話又不正經。

他低頭在她耳邊悄聲問：「上次的傷好了嗎？」

上次礙著唐蕊是初次，他特地給她休養的時間，不過他食髓知味，如今溫軟可愛的人兒在懷中，哪能不心動？

唐蕊有些畏縮，這還沒正式成親呢，萬一要真是在這個時間裡頭弄出個孩子來，往後別人提起來可不是羞死人？

她想要從他懷中掙脫出來，他卻不放，丟了長劍，雙手將她緊緊的抱著。

「沒呢，沒好。」她慌張的說。

「沒好？幾日了？」他疑惑的蹙眉，旋即微笑，「那讓孤看看好沒好！」

唐蕊滿臉滾燙，氣得打他，「哪有你這麼說話的？我都說了沒好就是沒好！」

她這聲音大了，叫司徒珽覺得好笑。「沒好就沒好，孤不看就是。只是妳這聲音這麼大，那屋裡頭還有小丫頭呢，明日一早她肯定要問妳到底是哪裡沒好，看妳怎麼回答。」

唐蕊趕緊朝巧香那屋望了一眼，見屋裡燭光已經熄滅，她知道巧香素來睡覺很

沉，叫都叫不醒的，可見眼前這人又在捉弄她了。

她氣得咬牙切齒，恨恨的瞪著他。

司徒珽低頭看著她，只是笑，笑得她都不好意思了。

驀地，他低頭吻住了她的唇，剛開始輕輕淺淺的，接著用了力，吸吮著她柔嫩的唇，大手緊緊扣住了她的腰貼著自己。

唐蕊被他吻得渾身發熱，雙腿發軟，只能攀在他身上。

吻了好半晌，司徒珽才放開了她，低笑道：「孤還要沐浴呢。」

不知怎地，她總覺得他這笑有種黃鼠狼給雞拜年的味道，這種不好的預感讓她轉身就想走，卻被他拉著手，十分理直氣壯的說：「孤要沐浴，妳是掌事，若是不好生伺候著，一定治妳個怠忽職守之罪。」

沐浴之地在寢殿之中，同司徒珽臥房相連的便是浴池。如今入了夏，他的臥房換到了清涼閣，清涼閣旁邊有個更大的天然溫水池，氣溫適宜，周遭綠樹環繞、怪石矗立，乃是天然的沐浴場所，四面用高牆圍起來，除了司徒珽和伺候他沐浴的人，一般人不會到這裡。

唐蕊被司徒珽拉到了這裡，看他是真的要沐浴，再加上天色確實已晚了，也該是休息的時候，她也顧不得羞，趕緊替他準備寢衣。

她跪在水池邊試了試水溫，這溫度比室溫略高一點，這個時候沐浴還是很好的，何況是活水，最是乾淨。

「殿下，可以沐浴了。」

她話音落下，身後沒有人回答，她不解的轉過頭，卻看到身後一個光溜溜的人出現在她的面前，嚇得她差點掉進水池裡。

這浴池的四面都掛著琉璃燈，雖照得不十分明亮，卻也看得清楚。

她吞了一口唾沫，心裡鑑定了一句——此人之厚顏無恥越發露骨了。

「殿下……沐浴吧。」她顫顫的吐出這句話，盡量垂眼不去看那「活色生香」的畫面。

司徒珽倒是不以為意，戲謔的道：「天地生人，生來也是這麼赤條條，妳害羞什麼？妳若想看，孤也不怪妳。」

唐蕊無語，她見過臉皮厚的，但沒見過厚成這樣的。

「殿下乃將來的天子，豈能同一般人相提並論，禮義廉恥也該還是要的。」她委婉的提醒道。

司徒珽嘿嘿一笑，踏著石階徑直下了水池，一如往常，他坐在石階上，道：「擦背。」

唐蕊跪在池邊替他擦背，只是擦著擦著，不知為何腦海中卻浮現上次兩個人翻雲覆雨的情形，她擺擺頭，盡量不去想，可是臉頰卻忍不住越來越熱燙。

她想起那感覺，雖然初有不適，但是後來……

他很強健，也很「厲害」……

她為自己有了這種想法而感到羞恥，更加用力的擦他的後背。

司徒珽此時無聊的用手拍打著水花，心想，色誘無效啊，這丫頭真是顆小石頭，怎麼才能讓她心甘情願的爬上他的床呢？

沐浴完，從水池裡起來，唐蕊轉過身去，將巾子丟給他，叫他自己擦去，便去取了寢袍來替他披上。

她入了房裡去鋪床，那人斜倚在紫檀木几邊挑眉瞅著她。

「殿下該歇下了，我也回去了。」她轉身便要走。

「等等。」他這一喚，讓唐蕊的心猛地一跳，她轉頭看他，只見他上了床榻，衣襟半敞，露出半邊光潔的胸膛，墨眉微挑，眼燦如星，對她勾勾手指，「過來。」

唐蕊立定了腳跟，臉上微紅，咬著唇想，她才不上他的當呢！

「如今時候晚了，殿下還有何事？今晚安睡，明日還要早起理事呢。」她硬著頭皮道。

「孤暫且睡不著，不如妳來給孤講個故事。」他慵懶的嗓音隱隱帶著幾分曖昧。

唐蕊實在無奈，他又不是個孩子，睡覺前還要聽故事，但他是太子啊，他的命令她不得違抗，只好問道：「殿下要聽什麼故事？」

司徒珽不滿的道：「妳站那麼遠做什麼，怕孤吃了你不成？越發的不聽話了。過來，近一點才能聽得清楚。」

她只得來到床前，再問一次，「想聽什麼故事？」

「講講妳小時候的故事吧。」他雙手枕著頭，姿態舒懶。

唐蕊想了想，卻沒想出什麼值得一提的有趣故事。

這會兒司徒珽又有意見了，「孤躺著，妳站著，這讓孤很不安。」

她瞪大眼睛看著他，他這是什麼意思？

他痞痞一笑，「妳也躺著，咱們平躺著，拉了這床帷，省得有風著了涼。」

唐蕊臉上一燙，猶豫著沒有動作，他不耐煩再等她，一手拉她坐下來，她不得已，只好脫了鞋襪也躺到床上，拉下絲質的床帷，但這初夏季節哪有什麼風，有風也是涼爽的风，難道不比這悶熱好嗎？不過算了，他想怎麼做就怎麼做。

兩個人並肩躺著，他問：「還沒想到什麼故事嗎？妳小時候過得這般無趣？」

唐蕊不服氣的道：「我小時候可厲害了！」

「哦？」他斜眼看她，只見她氣呼呼的鼓著白底透紅的小臉，顯然是被他的話刺激到了。「怎麼個厲害法？」

「我小時候會上樹，會捉蟬。」

司徒珽倒是叫她這話提起了興趣，「就憑妳？」他腦海中浮現出一個小小丫頭的模樣，那樣的個頭居然會爬樹？

「殿下可是小看我了。夏天的時候祖母帶著我睡午覺，知了叫得吵了，我便偷偷爬起來，到了院子裡的大槐樹下頭，不知怎地就能爬上去了，到了樹上瞧到了那蟬兒，伸手去捉便到手了，當時真是開心！」

看她臉上露出笑容，帶著幾分孩子氣，司徒珽瞧著有趣。

「那妳是怎麼上的樹？什麼叫不知怎地就爬上去了？妳若是不說清楚妳是怎麼上的樹，我可不信妳一個小丫頭爬得上去。」

唐蕊怕他不信，忙道：「就那麼著，先兩隻手抱著，然後兩隻腳繞上去……」

他故意順著她的話做，兩隻手抱著她，兩隻腳繞了上去，「這樣？」

看到他俊美的臉貼了過來，她的聲音開始微微顫抖，雙手抵著他的胸膛，努力保持一點距離，「我……我又不是樹！」

司徒珽看她這樣，忍不住撲哧的笑了，「蠢丫頭，跟樹疙瘩也差不了多少。」

唐蕊這下可真氣了，「殿下不許叫我蠢丫頭，我哪裡就蠢了？」她素來覺得自己還挺聰明的。

他貼近她的臉，在她臉蛋上輕輕的吻了一下，「都被騙到床上來了，還在說上樹的事兒，妳說蠢不蠢？」

她的臉燙得跟火燒似的，偏生天氣悶熱，他這麼手腳一抱，她只覺得渾身出了一身薄薄的汗，連身上的絲綢衣衫都打濕了。

「殿下這樣不覺得熱嗎？」她動了動身子。

「熱嗎？」隨即他恍然道：「無妨，脫了衣服就不熱了。」

他身上也就穿了一件衣衫，一脫了豈不是光了？

唐蕊不敢看，可是那人的手卻在扯她的衣裳。敢情他不是要脫自己的，而是要脫她的？

她覺得這樣不行，若是再這樣下去，又要入了他的套了，她驀地坐起來，紅著臉說：「殿下，我還是回去了，明日叫人看見了可不好。」

司徒珽好笑的再次將她扯回懷中，一隻大手已經抽掉了她的腰帶，薄薄夏衫大開，露出玲瓏的曲線，他眸光幽深的望著那漸漸豐滿的部位，啞聲道：「在他們嘴裡，怕是孩子都有了，孤都不怕，妳怕什麼？」說完，他低頭吻住她的唇，手不安分的向柔軟之處探了過去。

她急忙伸出雙手抵著他的胸膛，道：「殿下大騙子，明明說好聽故事的！」

他的唇順著她素白如玉的脖頸一路往下，敷衍的道：「孤現在雖然忙得很，不過還是可以抽出一隻耳朵聽妳的故事。妳繼續說，還有哪些趣事？」

口裡說著，手指卻一路點火，所過之處讓她如同火燒一般，腦袋彷彿漿糊一般，

哪裡還講得出來半個字，到最後，便被「嗯嗯啊啊」的靡靡之音替代了。

床楞咯吱咯吱的發出響聲，窗外絲蘭開得正好，香氣氤氳浮動，絲絲轉入帳中。她猶如一朵素白的花兒，在他手下綻放。明知道他故意設了個套，卻也不由自主的鑽了進去……

Crescent Family